

THE SYMPTOM OF
SYMPTOMS
DISEASE AS A METAPHOR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症状的症状
疾病隐喻与
中国现代小说

谭光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7.42/28

2007

症状的症状

疾病隐喻与
中国现代小说

谭光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谭光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04-6253-8

I. 症… II. 谭…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1692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讲述疾病

赵毅衡

我小时候是个病秧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期肺结核依然肆虐中国，但那个时期，青少年理应健康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个少年竟然患肺结核，哪怕肺结核病患者当时很多，都是不应当的事。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休学。

读到谭光辉的书，我回想起自己的病史。谭光辉讨论的不是疾病这个主题，而是疾病这个主题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讲述成为主题的原因。病到底是患出来的，还是讲出来的？科学界对讲述极其怀疑，因为讲述把细节串成一个有时间顺序因果链接的故事，就必然带着道义目的论，科学的客观性却不允许有目的论。医学是科学，应当拒绝讲述，病痛也是真切的感受，但是医生听病人讲述，学校的老师听医生讲述，家长听老师讲述，我听父母讲述，最后的休学，就成了这一连串讲述的结果。原先是一堆症状，一叠病检材料，实实在在的科学证据，经过一连串的讲述，毫无虚构地讲述真相，其结果是未曾预料到的：被讲述的对象原是病的症状，最后讨论的却是对我的处理，被讲述的对象退到意义指涉圈的背景中；在语言对前因后果的讲述中，病本身变成了语言的构筑。这时医生反而“保护”头疼脑热之类症状，不愿意匆匆对症治疗，他要留下症状为讲述提供“事实根据”，至少，他要仔细保留在病史里。

我不能说医学认为症状比疾病重要，对我的处理，也是为社会认同的。的确，生病经历不是小说的虚构，但是一旦牵涉到社会的态度时，文学的虚构讲述，与医院学校的“客观”讲述，恐怕区别不大：一旦需要对疾病进行讲述，就需要社会的共识，需要人们的信念。讲述有理了，病也就存在了，有了意义在场的充实性，疾病就成为疾病。

谭光辉的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疾病的意义在场，告诉我们疾病是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讲述出来的。不仅如此，此书还告诉我们现代中国每一阶段，对疾病的讲述，不仅质上不同，量上也不相同。他的书，谈的是症状的症状，也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病症描写做“症状阅读”。此种阅读阐释方法，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人做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到如此大的规模，贯穿整部文学史。历史一旦贯穿，就不是让个别作品变成詹明信所说的民族讽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喻。

如果批评者把文本看成病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批评者怎么会有这个洞察力，看到讲述背后的真相？看到症状的症状？谭光辉论题的难点就在这里。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我们要解释什么真相？我觉得这正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讨论的不是小说中疾病主题背后的真相，而是疾病讲述本身的真相——他雄辩地证明了，讲述背后找不到真相，讲述本身却有真相：每当中国社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中国人病了”的讲述就处处出现，“东亚病夫”就成为中国人激烈的自我批判的武器；每当中国社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中国人就没有病了，中国文学也就不写疾病。

可以看到，谭光辉把疾病讲述看成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产物，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中国文化”产物，这样他就超越了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这个关于疾病讲述的真相，

就不在讲述疾病的文字之中，而在文字之外；不在小说讲出来的情节里面，而在小说未讲，不能讲，不可讲的地方。谭光辉最着力分析的，不是讲述话语的意义本身，而是作家这些“文化中人”的意识，如何让他们用每个人自以为特别的方式做病症讲述。因此谭光辉做的，不是刘鹗那样诊病开方，也不是鲁迅那样只诊病不开方，他是在考问这些医案，这些病史，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时，唯一让我们明白的疾病讲述真相，就是真相本身的隐身病症。小说讲述的，是真相的反面，或者说，一旦被小说讲述，真相就不在场了。那么谭光辉本人如何能逃脱这个讲述悖论呢？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讲述说得头头是道时，我们如何能肯定他没有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疾病讲述化呢？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怪圈。要跳出这个怪圈，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作自我反省：不断提醒自己，无论哪种讲述本身，终究是一种目的论行为，容易在力求自圆其说的努力时，构筑另一个讲述迷思。我认为谭光辉的书，表现出足够的自我反省能力。试看他讨论所谓疾病与变态的这段精彩论述：“反对变态的批评是权力话语的奴隶，容许变态的批评是自我的主人，前者是批评的变态，后者才是批评的常态。”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自己思想方式的审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文化批评家对主体能力有限边界的自觉。应当说，这本书对讲述的性质如此透彻的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很少见到。谭光辉这本书，是一本值得仔细读的好书。

前　　言

隐喻是人类表述思想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隐喻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象陌生化，使表达更显含蓄委婉而深刻，也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多重指向性和不确定性，使文学阐释具有多种可能性。有人认为：“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它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离开了隐喻，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从美学的角度看，离开了隐喻，人类丰富的内在感受和审美体验就难以言表。隐喻是无所不在的，它已经渗透到人类语言的方方面面，隐喻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隐喻，人类就失去了把握世界的工具。”^① 对文学作品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对文学作品的隐喻系统的研究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隐喻的定义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到当代这个定义越来越趋于成熟。下面试举几个隐喻定义的例子：“它指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

^① 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3 页。

到另一物之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① “在当代隐喻研究中，‘隐喻’一词的用法已有所不同。如今它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a cross-domain mapping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② 这个概念已经给隐喻圈定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外延，几乎让所有文学作品的意义均只能在隐喻的空间中呈现。

疾病是一个属于医学领域的问题，然而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不会仅是指向医学领域，这个概念在文学作品中也会跨领域地映射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按照接受主义美学的观点，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召唤结构”，大量存在着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正是通过它们，才将作者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联结起来。^③ 隐喻正是这个召唤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文学文本只有通过隐喻的方式才能存在，而读者也只有通过解读隐喻的方式才能够在文本中获得意义。疾病自从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脱离其自身而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疾病在文学中的隐喻又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随着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变迁，它的意义指向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不但包括疾病隐喻意义的变化，也包括人们如何对待疾病隐喻本身这一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映射了疾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待生命的不同哲学观念，也映射了疾病所隐喻的社会文化

① [英] 特伦斯·霍克斯：《论隐喻》，昆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② 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3. 参见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金元浦《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8 页。

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映射了不同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程度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根据上文的论述，文学作品中的一切意象都可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那么为何我们要选择疾病作为关注的对象？这一意象在阐释现代小说作品时有何特殊的意义呢？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小说中之所以有多种使现代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象，是因为中国小说在自西学东渐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越来越显示出其与世界主流思想的不合拍。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中国文化与世界主流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病态”的特征，因为这个文化已经使中国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阻碍了经济和政治的正常发展，因而如何揭示出中国的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结。在小说领域，知识分子总是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病态特征的展示，用以隐喻整个社会文化乃至社会制度，隐喻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生观念和精神追求的选择等方面的问题，这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对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解读就可以成为洞见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的呈现正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是现代中国作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总体而系统的思考。在小说作品中，中国现代作家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病的躯体，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为其诊断和治疗，腐烂的身体与腐烂的文明一起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那段历史的整体印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

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对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和普适性我们姑且悬置不论，因为这个论断中包含了一个弱势民族的心理定式，或者是一个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居高临下的审视。由于评论者与被评论者具有不对等性，这个结论就必定存在一个在比较中产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这个结论就具有一种不可靠性。但是，这个论断却有着启发性。一方面，文学都是具有隐喻功能的，不然，它就不能成其为文学。“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即能够在意识中唤起相应感觉经验的）语言符号表达方式，这种语言符号的具体化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在想象中直接诉诸各种感官的图像式描述，二是间接的经由比拟达到的转换式表达。而意象、隐喻、象征，则是汇合了这两条途径的表现技巧。”^② 另一方面，当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正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第三世界”的时候，文学家往往会受到无意识的牵引而使文学带上政治隐喻色彩。但是，这个结论并不具有必然性。“文学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阐释者的解读，而在一个戴着政治有色眼镜的人看来，一切文本自然也就可以是政治寓言的投射了。但是，当我们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现代小说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理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种现代性表征正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获得的，而疾病隐喻在这之中又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归根结底，中国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正是在“第三世界意识”的推动下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焦虑。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5 页。

^② 杨文虎：《文学：从元素到观念》，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3 页。

中国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研究现状来看，成果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单篇论文，而许多论文又是一些步西方后尘的阐释性文章。只有少数文章谈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隐喻的话题。例如邹忠民的《疾病与文学》^① 探讨了作家的患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刘聪的《疾病的隐喻与策略——解读〈雷雨〉》^② 通过《雷雨》中疾病的隐喻分析了蘩漪的疯狂和其冲击力，以及周朴园如何利用疾病的隐喻来对蘩漪进行压迫和控制；黎保荣的《鲁迅小说中“病”的文化阐释》^③ 通过对鲁迅小说中人物疾病的分析论述了鲁迅为何对疾病如此钟爱以及这些疾病所反映出来的鲁迅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车红梅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情结”——以鲁迅、巴金、曹禺的创作为例》^④ 分别分析了鲁迅、巴金、曹禺的疾病体验与其创作之关系，以及他们作品中的疾病所隐喻的时代和社会情绪等。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但都是非常零星的随笔或散文，不成研究规模。2003年SARS后，北京一批学者在2003年6月举行的首届“朝内论坛”上对“文学与疾病的关系”这一话题展开过讨论，^⑤ 但是后来这一讨论并没有继续下去。系统研究的成果仅有几篇博士论文，如《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疯狂主题》^⑥、《文学中的“疯狂”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⑦，从精神疾病的方面对现代文学进行了论述。另外，林石选编的散文随笔集

① 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② 载《名作欣赏》2005年第2期。

③ 载《晋阳学刊》2004年第5期。

④ 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⑤ 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孟繁华、张颐武、阎晶明等人。

⑥ 金彦河著，陈平原指导。

⑦ 徐坤著，杨匡汉指导。

《疾病的隐喻》^① 中的部分文章谈到了疾病与人生、文化以及文学的关系；余凤高的《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② 也在部分章节中谈到了肺结核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另有一些属于医学人类学、医学文化学、医学哲学等领域的专著，但与本论题的相关性较小，因此不再列举。现有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零星研究有，系统研究无；第二，关于疾病本身的隐喻研究较多，关于疾病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少；第三，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病态”的研究较多，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疾病隐喻的研究较少；第四，依赖于对西方理论进行阐述的研究多，立足中国本土的研究少；第五，对精神疾病研究多，对生理疾病研究少。据我所查，关于现代小说中的生理疾病隐喻的系统研究成果至今还空缺。

在国外，关于文学中的疾病隐喻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在翻译著作方面，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分析了肺结核和艾滋病隐喻在社会文化中对人的生存构成的威胁，应该属于社会文化批评的领域，但其中也多有文学中疾病隐喻的举例。另外，在国外还有许多研究疾病与文学关系的专著，例如 Donley, Carol & Feder, Lillian, *Madness in Literature*; ^③ Freeman, David L. & Abrams, Rabbi Judith Z., *Illness and Health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Writings from the Bible to Today*; ^④ Hodgkiss, Andrew, *From Lesion to Metaphor: Chronic Pain in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Medical Writings, 1800—1914*; ^⑤ Vais-

^① 林石编：《疾病的隐喻》，花城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余凤高：《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④ Philadelphia, P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9.

^⑤ Amsterdam-Atlanta, GA: Editions Rodopi B. V., 2000.

rub, Samuel, *Medicine's Metaphors: Messages & Menaces*^① 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展开疾病隐喻与文学及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方法和范例。

但是，中国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其发展也有其内在规律性，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也必会在疾病隐喻方面体现出其独特性。这个题目缘起于笔者的一项统计。笔者发现，现代小说和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对待疾病问题的时候具有很大的差异。在现代小说中，疾病被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被作家使用，在人们所公认的最能代表五四启蒙精神的小说作品中，疾病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单就“病”字出现的频率来说，就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小说，是它的 1.31 倍。在现代小说作品中，疾病大量地被作为隐喻使用，而在其他某些时段的小说中，疾病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的叙事单元，基本上不再具有隐喻的意义，这似乎又与我们上文所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基点乃在隐喻这一点上产生了偏离。桑塔格说：“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② 然而，在某些历史时段的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大幅度减少是否意味着某种文化观念或福柯所说的某种“权力”话语^③将其故意遮蔽而将这

① New Jersey: Medical Economics Company Oradell, 1977.

②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页。

③ “依据福柯的观点，医学科学实践的各种标签并不说明‘真正的’疾病本质，而是权力—知识的结果和特定话语的产物 (Foucault, 1961)。因此，即使死亡——那生理的终裁者，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并非一个不受凿染的医学标签 (Aruès, 1974)。”参见〔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8 页。根据这个观点，对疾病的遮蔽和对疾病隐喻的遮蔽都并非医学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的范畴。

个阴森恐怖的王国之门关闭？有人认为“肉体上感染疾病是英雄美德的标志”^①，那么，在某些历史时段小说中疾病的大量减少会不会影响到英雄主义的表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发生？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有何种继承关系和不同之处？现代小说中的疾病到底具有何种隐喻功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性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我们去清理。对这个问题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小说的价值，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重新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问题。通过对疾病在小说中的隐喻意义的阐释，还可以揭示中国现代社会在体制上和文化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折射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有何种忧虑情怀，“人的文学”的观念在现代小说中如何得以呈现等问题。

要清理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何疾病可以被我们作为社会文化的隐喻，它有何种历史渊源关系，疾病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被作为隐喻使用的，疾病与文学有何关系等问题。只有在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展开后面的论述。这个问题我将放在第一章“引论”中加以说明。

^① [英]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目 录

序：讲述疾病	(1)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文学与疾病的关系	(1)
第一节 对疾病隐喻的早期认识	(1)
第二节 疾病社会隐喻意义的获得	(9)
第三节 疾病审美化始末	(20)
第四节 疾病与文学的关系	(30)
第五节 文学作品中疾病的杜撰功能	(39)
第二章 晚清知识分子的忧国情怀与“疾病情结”	(48)
第一节 晚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化及其传统 文化惯性	(49)
第二节 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疾病的不同的诊断结果 和治疗方案	(58)
第三节 梁启超的国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现代性的	

发端	(70)
第四节 疾病：晚清知识分子精神之结	(80)

第三章 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现代性的

萌芽	(85)
第一节 中国小说的现代性与疾病隐喻之逻辑关系 …	(86)
第二节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概述	(92)
第三节 晚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的现代 化进程	(98)
一 医者之方：以医生的眼光审视病态社会与 民德的叙写方式的出现	(98)
二 患者之药：以病人的眼光控诉不良社会制度 给人带来的伤害和身心的摧残，从非正常人 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的症结……	(110)
三 他者之悲：以旁人的眼光，用疾病隐喻社会 及文化给人带来的灾难，直接将疾病的隐喻 指向社会和文化……	(114)

第四章 民初小说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之人文性的

发展与衰落	(129)
第一节 哀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民初知识分子的 总体精神特征	(130)
第二节 黑幕小说与民初知识分子自我角色定位的 转变	(144)

第三节 民初小说作为整体的疾病隐喻与民初
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148)

**第五章 五四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中国小说现代性的
深化** (154)

第一节 留学生医国与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155)

第二节 疾病体验与五四作家的精神特征 (169)

第三节 五四小说中疾病隐喻的表征与内涵 (181)

一 叩响现实之门：问题小说、现实主义小说
与疾病的杜会现实隐喻 (183)

二 通往上帝之旅：冰心与疾病的宗教人生
隐喻 (202)

三 走向绝望之路：鲁迅与疾病的杜会文化隐喻 (212)

四 追求救赎之途：郁达夫与疾病的杜会心理
隐喻 (226)

五 寻找堕落之因：张资平与疾病的伦理道德
隐喻 (231)

第六章 从疾病隐喻看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性 (240)

第一节 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形成的文化内因 (241)

第二节 疾病隐喻与“人的文学”之间的关系 (247)

余论 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对当下文学的启示 (251)